



SHIWEN DONGLIUSHUI

朝華出版社

箫楼◎著

试问东流水

I

流光塔下，一见钟情，前辈仇恨此辈了？
涑水河边，结义金兰，父辈情缘子辈续？
惊天阴谋，是谁在操纵？重重迷雾，又由谁来拨开？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試問東流水 / 蕭樓著. — 北京: 朝華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084-1908-1
 I. 試… II. 蕭… III. 長篇小說—中國—當代. IV.
 I247.2
 中國版本圖庫 CIP 數據核對 (2008) 第 130892 號

試問東流水



SHI WEN DONG LIU SHUI
 蕭樓◎著

朝華出版社

北京朝華出版社 印刷裝訂 郵政發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试问东流水 / 箫楼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054-1968-1

I. 试… II. 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0865 号

试问东流水

作 者 箫 楼

选题策划 杨 彬

责任编辑 赵 红

特约编辑 冉 苒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棱角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433213

联系版权 j-yn@163.com

传 真 (010)88415258 (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651 千字

印 张 37.5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968-1

定 价 51.6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九章. 一舞剑器动四方. 036

第十章. 烟波微茫信难求. 040

第十一章. 自古余恨水东流. 045

第十二章. 坐看塞北战未休. 050

第十三章. 处处风光涑水秋. 055

第十四章. 天下英雄谁敌手. 060

第十五章. 血染长袍意难平. 065

第十六章. 旧恨未消添新仇. 072

第十七章. 两处茫茫皆不见. 077

第十八章. 秋风肃肃晨风颭. 082

第十九章. 梅花香自苦寒来. 087

第二十章. 飞雪寂寂落乌州. 092

第二十一章. 纤纤弱质哪堪欺. 097

第二十二章. 悠悠孽民怎耐殴. 102

第二十三章. 代有佳人隐深谷. 107

第一章. 涑水近西烟波秋. 001

第二章. 茫茫世事难自料. 007

第三章. 恨血千年土中碧. 012

第四章. 晚有弟子传芬芳. 015

第五章. 西首明月隐高树. 019

第六章. 瑟瑟流光映长河. 023

第七章. 卧龙跃马终黄土. 027

第八章. 野哭几家闻战伐. 032



目 录

CONTENTS

- 第二十四章. 还看王孙落华堂. 113
- 第二十五章. 卷旗夜探敌军帐. 118
- 第二十六章. 多情多恨亦悠悠. 123
- 第二十七章. 自古情义难两全. 127
- 第二十八章. 百年苦乐半相参. 132
- 第二十九章. 醉眼安能辨雌雄. 138
- 第三十章. 真心定可倾英豪. 143
- 第三十一章. 愿得奇计射天燕. 148
- 第三十二章. 可有妙手引众忧. 153

第三十三章. 飞鸿欲过乱人影. 158

第三十四章. 流言袭来惑民心. 164

第三十五章. 世事真假谁能知. 171

第三十六章. 胜败兵家事不期. 177

第三十七章. 朔风飞雪送君去. 182

第三十八章. 金樽迷雾迎客来. 190

第三十九章. 孤影谁与共长啸. 196

第四十章. 只教此身锋刃休. 204

第四十一章. 鸿飞杳杳人何处. 210

第四十二章. 冷涧幽幽故容来. 215

第四十三章. 世事纷纷一局棋. 220

第四十四章. 输赢未定两争持. 227

第四十五章. 沙场烽火连胡月. 233

第四十六章. 海畔云山拥蓟城. 240

第四十七章. 陌上花开缓缓归. 249

002

100

目 录

CONTENTS.....

第五十六章. 一别生死两渺茫. 306

第五十七章. 战鼓催云雷霆斗. 312

第五十八章. 梦魂不到诏山难. 321

第五十九章. 翻手为云覆手雨. 327

第六十章. 去往彼此无消息. 334

第六十一章. 山石荦确行径微. 342

第六十二章. 叶府孤城落日斜. 349

第六十三章. 眼波向我无端艳. 357

第六十四章. 心火因君特地燃. 364

第六十五章. 男儿何不带吴钩. 372

第六十六章. 收取青疆十六州. 379

第六十七章. 了却君王天下事. 384

第六十八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 391

第六十九章. 沧海离乱一相逢. 397

第七十章. 哪堪悲歌风雨中. 405

第七十一章. 落花已随流水去. 414

第四十八章. 踏花归去马蹄香. 254

第四十九章. 红花盈盈青关思. 260

第五十章. 轻云黯黯离人愁. 265

第五十一章. 明眸皓齿今何在. 272

第五十二章. 血污游魂归不得. 280

第五十三章. 人生有情泪沾衣. 285

第五十四章. 琴灵音高弦已断. 291

第五十五章. 夏水欲满月山清. 299



目录

CONTENTS

第七十二章. 彩凤可否踟蹰舞. 420

第七十三章. 曾于青史见遗文. 427

第七十四章. 今日飘蓬过此峰. 433

第七十五章. 白云霓裳驾飞龙. 442

第七十六章. 碧水寒潭觅凤踪. 449

第七十七章. 浮生所欠止一死. 455

第七十八章. 尘世无由结此缘. 460

第七十九章. 万事岂可销身外. 466

第八十章. 男儿自是战场息. 473

第八十一章. 愿我早得越苦海. 481

第八十二章. 他年可忆事悠悠. 488

第八十三章. 眼痛灭灯犹暗坐. 495

第八十四章. 心清空雨自明来. 503

第八十五章. 角声满天秋色里. 510

第八十六章. 塞上燕脂凝夜紫. 517

第八十七章. 快意江湖省人世. 525

第八十八章. 千军万马笑春秋. 533

第八十九章. 寒枫带雪故人来. 542

第九十章. 绝情崖顶可绝情. 551

第九十一章. 铁马金戈青冢路. 559

第九十二章. 刀尺又催天又暮. 567

第九十三章. 别意与之谁短长. 573

第九十四章. 请君试问东流水. 580

尾 声. 587

004

800

第一章

涑水近西烟波秋

SHI WEN DONG LIU SHUI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建成八年的秋天和往年一样，天高气爽。

随着秋天的来临，靖南山上的树木也开始呈现一片秋色，因为刚下过一场霏雨，空气如泉水般的清新。山脚下的涑水河绕着靖南山蜿蜒东去，在夕阳的映照下，波光粼粼，艳丽无比。

时值建成八年之秋，天朝开国已有两百余年，历代皇帝皆励精图治，持成治国，使国家两百年来实力超乎诸国之上。但到了上一任皇帝平帝时，因其体弱多病，朝政把持于外戚权贵手中，官吏贪污日重，民怨渐生。直至平帝驾崩，年仅八岁的灵帝即位，新年年幼，由一贯深居后宫的林太后奉先帝遗诏，辅佐幼皇，执掌朝政。

林太后为妃时貌美如兰，以端秀清雅之姿为平帝所宠，其娴静端庄，进退有据，不多一言。临朝后却显露出与为妃时完全不同的一面，雷厉风行，用非常手腕，相继以贪污和谋逆之罪名，除去了左相贾之杰及先皇之三弟吴王，自此肃清朝野。

进入建成八年，天朝内政渐稳，但此时其西北边陲的燕国却在诸小国的混战中悄然崛起，国力日渐强盛，并与天朝分庭抗礼，隐然有南侵之意。至此，双方边境已有过大小战争多次。

燕国之骑兵冠绝天下，能攻善战，但天朝也有一奇将萧慎思镇守边关，其人精通兵法，用兵如神。故此双方战事尚处于局部的拉锯状态，但何时爆发全面的战争，尚是未知之数。

靖南山位于天朝境内距燕国边界约百余里处的靖州境内，其北临涑水，南面为广阔的平原，沿平原南去即可直抵中原腹地。随着燕国的崛起与南侵，靖南山已成为燕国觊觎之地，只因其有涑水作为天险屏障，涑水北岸又有坚固的城池开州挡敌于国界之外，故一直幸免于战火。至少在建成八年的秋天，它还保持着一份宁静。

一片秋色之中，山腰隐约露出一角屋檐，此处山势陡峭，蜿蜒的羊肠小道崎岖难行，也不知当年是何人耗费如此大力气建此屋于山腰之中。此时一缕炊烟从屋顶升起，映着落日余晖，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屋前草坪上，一位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女正低头看书，在夕阳的映照下，她秀丽的脸庞仿若也染上了一层瑰丽的金色。

少女看书看至精彩之处，嘴角微微上扬，会心而笑。这时，一物“扑”地落在书上，“咕噜”一下又滚落在地，低头看时，却是一枚松子。

少女俯身拾起松子，忍住笑，自言自语道：“不知又是哪里来的调皮猴儿捉弄于我，看来得好好教训它一下。”说完扬手欲将松子往屋旁的大树上掷去。

“哎呀！”随着一声惊叫，一名男童“嗖”地从树上跳落，身手甚是轻盈。

“我还没掷呢，你倒叫唤起来。”少女道。

男童年约七八岁，圆圆的脸蛋上一双眼睛甚是灵活，一望便知是个调皮惫懒角色。

“等你击中，我再叫就迟了。”男童笑嘻嘻地向少女靠近，“阿姐，你看书就从来不知厌烦吗？陪我玩耍一会儿吧。”

少女道：“先生昨日教的我还未背诵完呢，怎可像你，十次有九次留堂。”

男童愤愤地道：“那先生存心是为难于我，偏爱于你。也不知从哪来的先生，咱们这山野之地，人烟罕至，他就肯在此定居，又说动咱们爹娘，硬是将你我收为学生，害得你我日日都要下山去念那劳什子书。”

他眼珠一转：“我不与你多说，你既然不肯与我玩耍，且将你那雪儿借我一用。”

“雪儿”二字刚一出口，“吱”的一声，从少女的怀中竟探出一个毛茸茸的头来，毛色雪白，眼珠灵动，赫然竟是一只白貂。它一双大眼睛盯住男童，好似在问为何唤它名字。

少女伸手抚上白貂的头：“你要雪儿作何用？”

男童道：“日前我在后山那破塔的塔基处发现一小洞，仅可容我一只拳头伸入，但丢入一粒石子，竟半日不见声响，所以想借雪儿去探一探。”

“你将昨日先生教的文章默写出来，我便借雪儿与你。”少女笑着回道。

男童闻言大急：“我懒得与你多言，你既要挟于我，那我也不客气，你若不借雪儿与我，我便将你每夜去瞎婆婆那里的事告诉爹娘。”

少女笑道：“瞧你急的，我将雪儿借与你便是，你何若要爹娘又来烦心，你不是不知道，我夜间出行，他们会担心的。”说着从怀中取出貂儿，柔声道，“乖雪儿，好好

听小康哥哥的话，帮帮他，但他若是太过欺负你，你自行回来就是，不用理他。”

雪儿好似听懂了她的话，“吱吱”叫了两声，蹿到了那男童小康的肩上。

小康得意道：“好雪儿，咱们寻宝去也。”说话间，已闪入房后的树林间。

房中，一少妇悄然立于窗前，将两姐弟的对话悉数听于耳内。少妇年约三十岁，面容姣好，妩媚中带有一股英气，她轻叹一声，转身向后堂走去。

后堂之中，一名中年男子正在灶下烧火。男子国字脸，一字眉，身形颇长，但自左肩之下空无一物，一条左臂竟是已断了。

“益哥，小康又去那流光塔胡作非为了。”少妇道。

中年男子不动声色，沉默片刻，道：“由他，谅他也没什么本事，弄不出什么道行。倒是洛儿，越来越沉静了，也越来越让我看不透，担着份心，她夜夜去山下那瞎婆婆处，以为你我不知，也不知是去做什么，不知是福还是祸。”

少妇道：“自那瞎婆婆搬来山下，你不是几次悄悄出手试过她吗？每次都觉得那婆婆并不谙武艺，只是一寻常婆婆而已。想是洛儿见她年老体弱，亲人又不在身边，可怜于她，夜夜去照看她而已。你也知，洛儿天性纯良，心地再好不过的了。”

“但愿如此，盼只盼洛儿平凡度过此生，不要生什么事端才好。千万不要像她……”

少妇道：“你一心想她平凡度日，但陆先生善于相术，他就说过洛儿非常人之相，只怕这一生不会平凡了。”

中年男子蹙眉道：“只怕如此。但不管怎样，只要她今生不回到那处所在，就是她有福了。”

少妇闻言，沉默不语，室内只闻柴火燃烧的“毕剥”之声。

半晌，少妇道：“益哥，咱们还是南迁吧，眼瞅这边关的战事越来越急了，这靖南山只怕是不会太平。”

中年男子李益断然拒绝道：“不行，找不到那人我终不甘心，你难道要我有所托吗？”

少妇急道：“那万一燕兵过来，兵凶势危，你我有武艺在身，尚可自保，洛儿已得你几分真传，也应无碍，但小康怎么办？他才七岁啊。”

李益柔声道：“芯妹，你道我只疼洛儿就不爱惜康儿吗？生死自有天命，何况小康天庭饱满，是有福之相，只是一生要多些坎坷方能成才，让他历练一下未尝不可。”

少妇叹道：“那就听天由命吧。”忽又恨恨地道，“这小猢狲，眼看天快黑了，要吃晚饭了，不在家好好待着，去那破塔处做什么。”

夜幕降临，靖南山静得让人心慌。

尽管惦记着尚未归家的幼弟及雪儿，少女李清洛还是悄悄地出了家门往山下走去。她知幼弟素来淘气，已有夜不归家的劣迹，此时定是带着雪儿在哪里玩耍，天明自会返回家中，爹娘也并不甚担心。自康儿随爹习武以来，靖南山上体形稍小一点的鸟兽都对他避之不及，自也不需有他被野兽袭击的担心。

李清洛潜出家门，沿着羊肠山道往山脚疾奔而去，崎岖山路在她行来如履平地，她身法轻盈，竟是极高深的轻功。想到自己的武艺又有了进步，她的嘴角不由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这两年来真是辛苦义母了。

李清洛的义母正是小康口中所提的“瞎婆婆”。

清洛的爹娘李益及林宛芯是十六年前搬来靖南山定居的，李益身怀武艺，清洛自幼也随父亲习练武艺，但由于李益的武功乃外家武艺，不太适合女子体质，故清洛学到一定阶段后便再无进展，其母林宛芯也并不强求，只要她能有一些武艺傍身便可，甚至只愿女儿做一寻常农家女子，毕竟江湖险恶，世道苍凉，还是平凡一些为好。

只是清洛天分极高，自幼心中便对山外的世界无限憧憬，后又师从文武双全的陆先生学习文韬武略，天文地理，更让她心中充满了高飞的渴望。只因爹娘死守靖南山，幼弟也尚未成人，便始终只能把这份梦想埋藏于心中。

夜色里，清洛一边在山间疾行，一边忆起两年前初遇义母的情景。

两年前，那是建成六年的秋天，秋色也如今日般明媚。

这一日，清洛与小康正要入学堂听陆先生讲课，山脚下杨家村与小康年龄相仿的杨二愣却冲了过来，拉住小康的手嚷道：“村里来了个天仙姐姐，快随我来！”

清洛未及阻止，小康已随二愣而去，无奈之下，她也只得跟了过去。

待她赶至村口，平时清静的小山村此刻已是十分热闹，村里虽只有八户人家共五十余口，此时全集中在此。

一辆朴素的马车旁，二愣的娘杨家大嫂正搀扶着一位老婆婆，同时高声指挥着自己的丈夫往车下搬东西。那婆婆年约花甲，头发已经花白，梳理得一丝不苟，身上

衣衫也甚是整洁，但沧桑的面容上一双眸子暗淡无光，显是已经瞎了。

小康见姐姐过来，靠近道：“阿姐，你瞧那位姐姐美不美？二愣说她美如天仙，我倒觉得阿姐以后大了肯定要美过她几分。”

清洛朝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老婆婆身后站着一名女子，年十五六岁，一身绿衫，清秀至极，似明珠美玉般的人品，让人不敢正视。尤其是一双星眸，竟似流转着万千光彩一般。

那女子似是感觉到了清洛的目光，朝她望过来，眼中有一道光芒闪过，瞬间又复为清水，似是惊讶于这山野之间怎会有如此秀丽的少女。

众人喧嚷之中，女子缓步上前，向众人福了一福，柔声道：“众位乡亲，小女子公孙怀玉，这是我祖母公孙氏，我二人本是朔州人士，逃避战火至此，见此间山水清雅，甚是喜爱，欲在此长住，蒙各位乡亲不弃，小女子在此多谢。我祖母素有眼疾，今后还盼各位乡亲多多照拂。”

由于村内有一户人家因南迁而留下了几间破旧的木屋，那女子公孙怀玉便花了几两银子从这户人家的从弟手中买下来居住。此处乡风淳朴，众人见这两祖孙气质高贵，谈吐可亲，都纷纷帮忙清理打扫，公孙小姐于每家每户都送上些礼物表示谢意。

清洛家虽在半山，山路难行，那公孙怀玉却也于一日前来拜访，道是见了冰雪般的清洛非常喜欢，希望能多和清洛相处，同时还要送一对玉手镯给林宛苾，林宛苾巧言婉拒，只道山间村妇，不便打扮。公孙怀玉见林宛苾刻意保持距离，只好收回玉镯，作辞归去。

林宛苾夜间对丈夫提起此事，道这公孙家小姐气质高贵，只怕不是简单的避难者。李益本来就担着心事，当夜便出门下山至陆先生处。他与陆先生本是旧交，两人为着同一事由伏居靖南山。两人去那公孙家探了几次，却一无所获，也曾悄然出手试探那二人，见她不似身怀武艺，只是平常女子，虽气质超群，想来以前是大户人家出身，落难至此，便放下心来，也不禁止儿女去公孙家玩耍。

这清洛与那公孙怀玉见过两次面之后便熟络起来，公孙小姐秀丽高雅又谈吐明快，加上长清洛两岁，清洛便称她为姐姐。由于怀玉由山外迁来，在清洛心目当中便如同是打开了一扇窗户，这扇窗户得以让她窥见山外的世界，让她的梦想又多了一双飞翔的翅膀。

时光飞逝，距公孙怀玉迁来靖南山已有两个月。这一日，清洛从陆先生的学堂

放学出门，便去了公孙家。

此时已是冬季，刚刚下过一场小雪，靖南山披上了一件银色的衣裳，山间的松树就好像衣上的云纹，层层叠叠。

这几日公孙怀玉正在给她讲京城的种种见闻，据怀玉讲，公孙家本是京城大户人家，祖上几代一直在京城居住，直至公孙怀玉十二岁之时，公孙家突生变故，怀玉随祖母公孙氏迁至朔州，直至朔州战事紧急才迁至靖南山。而怀玉在京城生活了十二年，自有许多京城的奇闻妙事告之清洛，这几日来清洛的心早就飞到了那烟花繁华之京，风流俊雅之都。

清洛生性纯良，兼之手脚勤快，这两个月来已帮公孙婆婆做了不少事情，故公孙婆婆对清洛甚是喜爱。

与开门的怀玉相视一笑，清洛往里屋走去，眉眼转动间，却又忽然停下了脚步，她伸手扳过怀玉的脸，细细地审详了一番，道：“怀玉姐姐，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

怀玉笑了一下，笑得很勉强，道：“想是昨晚受了些风寒，不得事的。”

说话间，两人已到了室内，公孙婆婆正盘腿坐在床上，细细地抚摸着的一块玉佩，闻得清洛进来，招手道：“清洛，坐到我身边来。”

清洛抽身上床，公孙婆婆摸索着将玉佩戴在清洛的颈上，道：“怀玉，你瞧瞧，清洛戴这玉佩可合适？”

公孙怀玉眼睛盯着那块玉佩，眼中泛出泪来，就好像见到了这世上最令人悲伤的东西，清洛正奇异间，只见怀玉面上一阵抽搐，五官渐渐变形，慢慢地手脚竟也抽搐起来，忽然“唉”的一声，瘫软在地。



第二章

茫茫世事难自料

SHI WEN DONG LIU SHUI

清洛初时被吓呆了，醒过神来，慌忙跳下床，扶起公孙怀玉，手指触处，如遇寒冰，急忙呼道：“怀玉姐姐，你怎么了？”公孙怀玉此时已无回应。

清洛正慌神间，耳边传来公孙婆婆的声音：“清洛，抱怀玉到床上来。”

清洛定了定神，将怀玉抱至公孙婆婆身边。公孙婆婆道：“清洛，待会儿你见到任何事都不能出声，见到再恐怖的情形都不要惊慌。”

清洛强自定住心神，道：“是。”紧接着又问，“婆婆，怀玉姐姐没有大碍吗？”

公孙婆婆并不回答，只是伸手往眼睛处抹了几下，原来无神的眼珠此时竟也如怀玉的眼睛般流转着万千光彩，清洛不由张大了嘴，一时说不出话来。

公孙婆婆将怀玉平放于床上，摸索着解开了她的衣裳，清洛一抬眼，仿佛看到一只血红的蜘蛛盘于怀玉的胸前。待掩口细看，却不是真正的蜘蛛，只是一个蜘蛛形状的血印，约有手掌大小，鲜红欲滴。

公孙婆婆盘腿而坐，双手呈莲花状置于胸前，过得片刻，头上隐然有白色雾气冒出，清洛大吃一惊，她虽未见过，却也听爹爹说过，这是内功练至极上乘境界方有的现象，难道这公孙婆婆竟是武林高手？！

顷刻间，公孙婆婆头上的雾气已聚成一团，居然也是呈莲花形状，映得婆婆的脸如神仙中人。她忽然睁开双眼，“呔”的一声，呼出一口浊气，从头上取下一枚玉簪，狠狠地用劲插入了怀玉的胸口，只闻怀玉“啊”的一声大叫，便再无声息。

此时，清洛已看得呆了，自是发不出任何声响。

过得片刻，公孙婆婆的额头逐渐冒出鲜红的汗珠，汗珠慢慢沿脸颊流下，将她的脸染成一道道血印，极为恐怖。她的手仍紧握着那根插在怀玉胸前的玉簪，手上青筋突起，好像在跟一个巨大的力量相抗衡。再过得一阵，她额头上的血汗越流越

多，而怀玉胸前的蜘蛛血印却慢慢在缩小，直至血汗将婆婆的脸完全染成鲜红色，怀玉胸前的蜘蛛印也缩成了指甲大小。终于，“啊”的一声，怀玉动弹了一下。

清洛也情不自禁地“啊”的一声唤了出来，不知是恐惧还是惊喜。

公孙婆婆拔出玉簪，手如疾风，迅速点住了怀玉全身十多处穴道，又转头向清洛说道：“去烧……”话未说完，身子一软，向后倒去，此时屋里能动弹的就只有已经看呆了的清洛。

清洛自出生以来，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离奇的景象，初时被吓呆了，过得片刻，回过神来，强自定住心神，想起婆婆最后说的话：“去烧……”

烧什么呢？

想了一下，她咬了咬牙，转身奔去灶下，熟练地烧了一锅热水，提至房内，此时婆婆和怀玉仍未苏醒，清洛将热水倒至一大木桶内，试试水温，转身抱起怀玉，褪去怀玉的衣衫，将她放进木桶。只见怀玉双目紧闭，好像全无气息，但脸色已恢复了正常。清洛稍稍放下心，又转身去看婆婆，只见她此时仍在昏迷，被鲜血染红了的脸已看不出本来面目。

清洛用手帕沾水将婆婆脸上的血汗慢慢抹去，但手帕着力处感觉有一些不对劲，有一些软软的东西随着血印一起粘在了手帕上，反复抹洗几次，清洛发现手帕下的肌肤竟是如此的细嫩，呈现在面前的竟是一张美妇人的脸。这张脸年三十五六，肌肤赛雪，哪里还是平常所见的花甲老妇？

她来不及细想，身后木桶内的怀玉此时已有了动静。

“水、水……”怀玉轻声地呻吟。

清洛心内一喜，从壶内倒出一碗水，送至怀玉的嘴边，怀玉慢慢喝下，缓缓睁开双眼，看见清洛累得满头大汗，轻声道：“清洛，辛苦你了。”说完又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怀玉姐姐，你醒来就好，可婆婆该怎么办呢？”

“我没有大碍。”不知何时，公孙婆婆也已苏醒了过来，但声音孱弱，好像刚刚生了一场大病。

清洛欢喜地回头，唤道：“婆婆……”却又忽然止住了声音，这明明是一张美妇的脸，哪里还能称做婆婆。

见到清洛异样的目光，公孙婆婆用手摸上脸颊，恍然大悟，苦笑道：“终究是瞒不过你了。”说完伸手向头上一探，原来白色的发髻已到了她的手中，露出来的是一头如云般的黑发，她再用手帕在眉脸处抹了几下，露出来的是一张如美玉般的脸。

庞。她招手道：“清洛，你过来。”

清洛迟疑了一下，不知是该靠近还是该远远逃离这个地方。

“你不用害怕，婆婆不会伤害你。”公孙“婆婆”道。

清洛走近，“婆婆”拉住她的手，细声道：“今天多亏了有你，怀玉姐姐没有大碍了。”

清洛心中有无数疑团，却无法启齿，“婆婆”想是看出了她心中的疑问，道：“你怀玉姐姐中了一种毒，每三个月发作一次，本来此次发作当在今日子夜时分的，可能她情绪有所波动，导致毒素提前发作，倒是吓着你了。”

清洛急道：“那这毒就没有解药可解吗？这样发作该多痛苦。”

“婆婆”道：“没办法，她这是自出生就中了了的毒，想来都是我对不住她，不仅连累她深受毒虫之苦，而且还要随着我东躲西藏，这些年真是苦了她了。”

“婆婆你……”

“你不用再叫我婆婆，叫我大娘吧，我其实是怀玉的亲娘。”

“大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怀玉姐姐为什么会中毒？你们又为什么要躲到这靖南山来？”

公孙大娘道：“别急，你先将怀玉姐姐抱出来。”

清洛将怀玉从木桶内抱出，轻柔地为其着上衣衫，此时的怀玉柔若无骨，仿佛一个初生的婴儿一般娇嫩，再定睛细看怀玉胸前的蜘蛛血印，此时已缩成如米粒大小，不细看还以为是一粒红痣。

清洛心中狐疑，以往也听爹爹说过江湖中有关用毒的高手及其独门毒药，却未听过有这种血蛛毒的。

公孙大娘接过怀玉，将她抱在怀中，轻抚她额前的头发，怔怔地落下泪来。清洛不敢惊扰，却也不便离去，只好束手在旁等候，两人各怀心事，一时室内寂静无语。

片刻，公孙大娘悄悄将眼角的泪珠拭去，将怀玉平放在床上，此时的怀玉沉沉睡去，香腮边也有了一抹艳丽的红色，好像一枝熟睡的海棠。

公孙大娘柔声道：“清洛，今天吓着你了吧？”

“没有，大娘，我不碍事的。”

公孙大娘道：“清洛，这两个月我细心观察你，发现你不仅天资聪颖，且小小年纪便心志坚定，极有韧性，心地又纯善，所以我十分喜爱你。说实话，今日被你发现我母女的真面目，按着我以前的性子，便要对你不利，但又实在下不了这个手，索性

你拜我做义母，随我习武如何？”

清洛腼腆笑道：“大娘放心，清洛不是乱说话之人，再说父亲已教我习武，不需再劳烦大娘了。”

公孙大娘越发觉她心思单纯，微微一笑：“若是大娘授你剑谷剑术，你也不愿吗？”

“剑谷！”这两个字如同具有极大的魔力一般，清洛“啊”的一声，剑谷，武林中人人向往的地方！

清洛虽然年幼，却也听爹爹说过剑谷的传说，相传剑谷乃奇人轩辕苍所创，距今已有三百余年，剑谷武学高深，一直执武林牛耳，却因为两百多年前有弟子卷入了朝代更替的风波里，其后便禁止弟子行走江湖，只是每隔五十年才允许一名才智超群的弟子出谷历游一年，而这些出谷的弟子均能称雄武林，名噪一时。

上任剑谷历游弟子一袭白衣，一柄雪剑，独挑江湖四大名门、三大邪教，竟无一人可将其击败。相传他挑战至少林之上，以一人独斗少林三大长老：明心、明鉴、明宝，在三大长老的合围之下竟能以无敌剑气削去明宝法师之眉毛，哈哈大笑三声，从容离去，自此赢得“白衣雪剑”之美名。至今已有二十余年，明宝法师是否尚在人间不得而知，但剑谷弟子武功之强却是天下公认。

只是五十年的时间太过漫长，一年的时间又太短，剑谷历游弟子总是如彗星般照亮江湖又消失于江湖，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个个美丽的传说而已。

公孙大娘见到清洛遐想的神情，不禁笑道：“你印象中的剑谷弟子是不是个个都不食人间烟火，宛如天外飞仙一般？”

清洛腼腆道：“大娘，您怎么会是剑谷弟子呢？”

公孙大娘叹道：“我既想收你做义女，便一切对你直说了吧。我是剑谷谷主燕九天的女儿菁菁公主的侍女，实际上等同于谷主的女弟子，自是练就了一身武艺，在剑谷的侍婢中算是一等一的。

“二十多年前，上一届剑谷历游弟子乃是谷主的亲生儿子燕行涛，他生得风流俊雅，人品无双，人皆称他为燕大公子。他胜得所有同门，获得出谷游历一年的资格，但一年后历游期满，却不见其归来，而江湖上也未再见有他的讯息，好像一下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似的。谷里人心大乱，谷主忧心自不待言，菁菁公主更是每天以泪洗面，要知道，她自幼丧母，谷主严苛，兄长日夜呵护于她，在她的心目当中兄长就如同是慈母的化身一样。